



1944年8月——

万里指挥的一场锄奸战役

□刘大军

1944年8月,正是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盛夏季节,无边无际的青纱帐成为部队集结和行进的屏障。八路军远西军分区出动4个主力团和7个县大队共5000兵力,东起梁山,西至鄄城,在200华里的战线上,发起讨伐汉奸刘本功的战役。

刘本功是伪郓城县县长兼鲁西剿匪司令,拥兵万余,称霸一方,因为疯狂屠杀抗日军民被称为“刘屠夫”,因为霸占东平千顷湖田又被称为“刘半湖”,是冀鲁豫地区最大的铁杆汉奸头子,也是远西抗日军民最凶恶的敌人。

万里时任中共远西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,分工负责民主民生运动和敌军工作,组织精干敌工干部建立了“对刘(本功)工作团”,围绕同情我军倾向进步的刘本功部参谋长阎冠英,从伪政权伪团体到伪军伪民团,内外结合,上下联动,专门针对刘本功部开展策反和情报工作。此次讨刘战役计划的制订,就是以“对刘工作团”提供的情报作为重要依据。

战斗打响后,我军势如破竹,一举攻克肖垓、付家庄两个据点,并对工事坚固的刘口据点展开围攻。刘本功出动10个中队的援兵,侧面迂回偷袭进入刘口,使据点里的兵力达到1500人。面对敌情变化,有同志建议,目前敌我兵力基本相当,继续攻坚不利,建议转移兵力攻取其他据点。

万里根据我敌工人员提供的情报分析:刘本功的大部兵力分散驻守各个据点,进入刘口的援兵已经占了机动部队的一半以上,除非不要郓城老窝,否则



活跃在青纱帐里的敌后武工队(资料片)

不会也不敢再派援兵。刘口据点面积狭小,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,内缺粮水,外无救兵,只消围而不打,定会不战而降。

酷暑盛夏,缺粮还好说一点,没水的滋味可实在难熬,我军战士把吃剩的西瓜皮扔进据点,都会引起伪军士兵的激烈争抢。到了第三天,我军一炮炸毁据点里的一个碉堡,顿时血肉横飞,死伤一片,敌人军心大乱,再也撑不下去了,无奈只好打开寨门缴枪投降。

这天中午,军分区首长从刘口据点回到李楼村军分区指挥部,刚刚吃过午饭,突然枪声大作,在院门口负责警戒的几个战士猝不及防,瞬间就被打倒在地。一群身穿黑衣的彪形

大汉旋风般冲进院门,机关枪、盒子枪、手榴弹响成一片,指挥部顿时子弹横飞,硝烟弥漫,司令员曾思玉、政委段君毅、副政委万里、参谋长潘焱等军分区首长全被堵在屋里。警卫班长一边指挥战士拼死抵抗,一边向首长建议立即突袭。

万里知道,刘本功有一支特务队,冬天穿皮袄,夏天穿黑衣,人称皮袄队,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,经过专门训练,战斗力很强,现在面对的应该就是这股敌人。特务队火力猛而兵力少,善于突击却不能持久作战,只要坚决顶住,驻扎在附近的特务连很快就会赶来救援,而在密集的火力下贸然突袭,危险性可想而知。

万里等四位军分区首长持枪参战,火力猛然增加了一倍,几个已经冲到院子中间的黑衣大汉被打倒在地,后边的慌忙退回到大门外面重新发起攻击。正是有了这短短几分钟时间的缓冲,军分区特务连已经在指导员孙连捷的带领下增援上来,前后夹击一阵猛打,很快将这股精悍的特务队全部消灭。

此役我军大获全胜,歼敌3700多人,攻克据点37个,彻底摧毁了刘本功苦心经营的200华里封锁线,而军分区指挥部有惊无险,则成了最大的花絮。建国后曾任铁路局长的孙连捷在北京开会时见到万里,两人谈起这次李楼村遇袭的往事,不由得相视而笑。

【民间记忆】

我曾在圣功女中读书

□孟雷

看了3月19日人文齐鲁版的《奇女子周铭洗二三事》,心里很激动,因为我年少时曾在圣功女中读过书,当时周铭洗是教务主任,并教过我课。对此,我记忆深刻。

那时的教会学校都是私立学校,但学费远不像现在的私立学校那么贵,一般家庭都能承受。学校的文化课都聘请中国教师任教(大学里或许有外籍教授教专业课)。所有教会学校的教学大纲都必须按当时中国教育部要求的实施。所以学生在升入或转入市立、国立学校时,在学业衔接上十分顺利。

在我的出生地青岛,教会学校的数量真是不少。我记忆中有如下一些:圣功小学(美国天主教会建,只收女生)、明德小学(只收男生)、文德女中(初高中,基督教会建)、崇德男中(初高中,基督教会建)、礼贤男中(初高中,德国基督教路德教会建),还有一个就是圣功女中(初高中,美国天主教会建)。有几位美籍、华籍修女住在校内。因为我母亲毕业于教会学校,她认为教会学校对学生“管得严”,所以我就在1943—1949年间在圣功女中读了六年书。

在我入学时,校长是王景秋先生,他也教我们高中数学——三角学。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教务主任周铭洗,她早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,又在美国读了硕士。回国后在山东大学任讲师。上世纪30年代初曾任圣功女中校长。抗日战争八年间,青岛沦陷,她离开了学校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,她和许多美国修女又回到圣功,任教务主任。

当时,我们这些学生都称她Sister Adotph(阿道夫)。她的治校方法在那个年代是纯中国式的。她非常严厉,不苟言笑。随时抓学生的纪律,着装(必须穿校服)、行为举止。她认为女孩子必须文雅。谁大声喧哗、举止张扬,那就离她批评不远了。我们称老师“先生”。早上下午去上课时,对迎面相遇的同学必说“早”、“好”。我们教室门上都开了一个小窗,上课时偶然思想开小差,一抬头,周修女正在小窗口望着你,吓得立刻聚精会神听讲了。你只要是一个循规蹈矩、努力用功的学生,她对你还是很和善的。我读高一时因患肺炎住院,她和费修女曾拿着花到医院看我,我很感动,因为修女是从来不上街走动的。

现在想起那时的学校生活,我印象很深的另一位英语教师就是美籍修女尤斯苔拉(Sister Eustella)。她岁数较大,但一点不妨碍她讲课时的生动活泼。我们的课本是美国学生用的,不同于国人编的教科书。记得上《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》这一课时,随着故事情节,她又跳、又笑、又哭。不知不觉,我们快乐地上完一课。她总有各种方法训练我们多记单词。各种比赛胜利者,奖励一块大大的夹心巧克力。

还有一位我印象深刻的音乐教师是费修女(Sister Fides美籍)。她非常敬业,简直是音乐方面的全才。我们的音乐课内容丰富,并非只唱歌,她教我们认识各种乐器的模型、名称、发出的声音,以及在管弦乐中的作用。让我们听世界名曲的唱片,讲名曲的意境。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她训练了一个圣功女中军乐队,队员都是初三和高一的学生,乐器有大鼓、小鼓、小号等,走在大街上,好不威风。课余时间,费修女还教钢琴、小提琴。

圣功女中的毕业生很多考入了山大、北大、齐鲁大学和辅仁大学。再后来,各大学的教师队伍中,青岛各中学的教师中,国内各大医院的医师、护士中,以及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中,都活跃着圣功女中毕业生的身影。如果今天还健在,她们肯定都是耄耋老人了。

我退休后在无数次的校友聚会时,常和大家一起回忆起在圣功女中的学习生活,有一些共同的认识:所有老师的严格施教,使我们普遍热爱学习,自信心强。圣功女中严谨的校风又使我们在少女时代的素质得到明显的熏陶。



下场最好的梁山好汉是谁

□刘传录

梁山108人的结局总体是悲惨的,其中谁的下场最好呢?不是出家的武松,也不是隐居的燕青,而是“混江龙”李俊,只有他延续了梁山好汉的创业精神。

宋朝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朝代,一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唐朝20年的收入,盐铁专卖功不可没,也产生了牟利的走私者,混江龙李俊与童家兄弟在浔江边专贩私盐,是揭阳镇及附近的领袖人物。李俊意识到要成大事,必须依靠宋江这棵大树。在李立店里饮下蒙汗药,在张横刀下待要跳江,宋江两次都被李俊救得性命,李俊与宋江结拜为兄弟,宋江也在李俊的帮助下收揽了揭阳三霸,为宋江储备了水军人才。

宋江江州写反诗被打入死囚牢,梁山众好汉为救宋江,闹江州劫法场,一伙人被李逵带到茫茫一片大江面前,进退不能。正在束手无策时,李俊、张顺带人驾船及时接应,解了晁盖、宋江的性命之危,李俊当是头功。

李俊上梁山后,表现出优秀的领导才能,当上了梁山水军的大头领,依靠自己的胸

怀,破解了晁盖派与宋江派的矛盾,使梁山水军成为捍卫梁山利益的特种部队。五次反围剿,梁山的骑兵、步兵都不同程度打了败仗,唯独梁山水军一次比一次取得的胜利大,梁山的地理环境决定进攻梁山必须走水路,八百里水面,“四面八方,茫茫荡荡,都是芦苇野水”,湾口港汊多得难以数计,恍如一座永远也捉摸不透的水上迷宫。

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经典战斗场面,官军来犯梁山,陆地战场支持不住,主将先从水路跑回梁山。这时候梁山泊的芦苇荡里冒出一条小船儿,船上的头领驾船悠闲地荡过来,没等对方射箭,那人先扎入水中,半天没动静,然后你会看到对方的船开始漏水,主将多半会被生拉硬拽拖下水,完成一次完美的逮捕行动,这就是李俊领导的梁山水军。正是有李俊为首的强大的梁山水上力量,使梁山成为固若金汤的水上城堡。

面对坚不可破的梁山水军,朝廷也在反思围剿梁山的失败原因,高太尉与梁山的三次战斗都是围绕水军开展的,在李俊的指挥下,第一次是诱

敌深入,堵塞航道;第二次面对朝廷的大船实行火攻;第三次面对朝廷高科技的大海鳅,梁山水军组织敢死队凿穿船底,生擒高俅。如此这般,都显示了梁山水军的强大和李俊的指挥才能。

招安后,李俊随宋江南征北战,多有战功。特别是水灌太原城,李俊巧借天时地利,出奇制胜,攻下太原,但淹死几十万老百姓成为李俊一生的耻辱。李俊是个智勇双全的水军将才,他的武艺或许不如林冲,他的水性或许不及张顺,但他的全面能力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武力和技术。

李俊上梁山后,在一次征战中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,虽然与宋江有八拜之交,但是他没有迷信宋江,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。在三败高太尉的战役中,李俊怕宋江放走官军水军将领,和张横一起把俘虏的水军将领刘梦龙、牛邦喜杀了,就是他对宋江招安政策的不满。招安后,离开了梁山泊的梁山水军能力大打折扣,征辽国凯旋时,李俊等6个水军头领找到吴用要求重上梁山。为了水军的荣誉,李俊没有像